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〇七號

據清・宣統元年十月重印本
廖廷臣等纂影印

廣東省

廣東輿地圖說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33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廣東輿地圖說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辦。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廣圖

集說

光緒十五年
重脩會典館
原本宣統元
年十月廣東
參謀處重印

新修會典廣東輿地圖說序

光緒己丑臣奉

命督粵甫下車適會典館頒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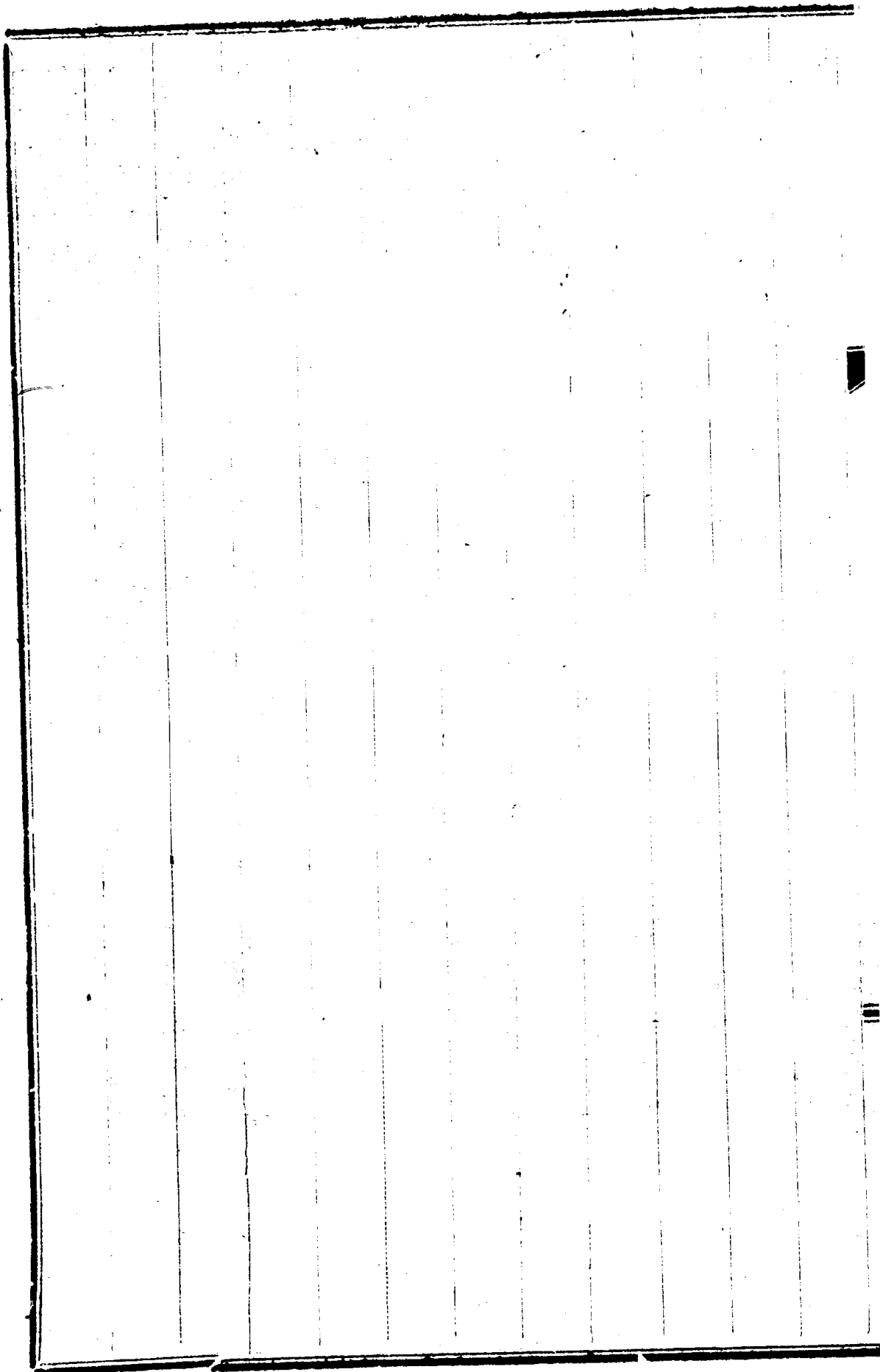
諭旨測繪輿圖維時百務待理部分未暇越明年三月開局羊城又明年十二月歲事凡成廣東省府直隸州總圖一十五廳州縣分圖九十四都一百有九圖圖各繫說又附新法一總圖欽防一大圖爰序其首曰粵昔軒轅造夏肇啓炎土放勛紹統是宅南交二禺本帝子之鄉五嶺實荊州之域商周繼軌疆理來宣戰國構爭百越式廓秦亡金鏡一尉曾以自雄漢下樓船九郡因而內屬自茲以降悉隸版圖吳晉則徙治龍編隋唐則沿名清海雖竊據於劉漢旋歸王於廣南由元迄明均置行省其間形之續事登之紀載者隋則有樊子蓋宋則有王中行四十七鎮之本元和志已失其真五十七卷之書通志畧但存其目外此如王儀父之所引姚澤山之所編佚者固不足徵存者又非典要

聖清建極幅員孔長察理觀文顯庸創制命隸首以希禘使形方而修職

兩朝作述四方維則若阮文達之所志畧瑞文莊之所纂呈經緯粲陳險夷畢著矣然而歲月遞遷形勢漸異呂梁懸瀑倏變平原西河列障遂成重鎮瓠子之河迭塞褒斜之谷數通矧夫駢有昆夷拔斯柞械薦飛跼浪過伏波銅柱之邦蠶叢剔榛開剛峯十字之路使非區分指畫究極源流其何以定中外之閑冥苞桑之固乎今者疇人廣徵雅材宏集析方計里望極正繩準劉徽之重差仿裴秀之六體章亥所步極乎南北東西周髀之矩妙乎平偃覆臥廣輪辨數上協星躔華離寫狀下肖方野擬季彥之制地域無所隱形如敦詩之繪華夷宛然在目旣丹青其各奏亦校驗之罔差又復阨塞具知山川能說揭孟堅之旨趣芟善長之繁蕪伯翳類別紀之爲山海之經朱輅條記演之卽地里之志宛溪有言書以立圖之根柢圖以顯書之脈絡亘其然矣臣家世籌邊迭膺疆寄上河北之險要風景趙公畫蜀道之山川飫聞衛國撫斯圖也眺川原之盤鬱則思

陶士行所以宣勞覩鄉聚之殷蕃則思宋廣平所以遺愛見蕃舶徭溪之雜則思孔君嚴陳唐夫所以綏懷覽橫水藤峽之阻則思韓襄毅王文成所以寵定彼管子輶輶之術但解行軍淮南墜形之篇侈談異蹟其於周禮體經之旨大易設守之謨猶未窺其全而揭其精已光緒十八年二月頭品頂戴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臣李瀚章謹序





後序

官禮一書周公所以建太平也其間於土地之圖三致意焉保章辨星土土方測日景量人書其涂數總之職方而上諸大司徒形方以正封域司險以達道路司書以知百物遂人以造縣鄙形體之法而地事觀事又有土訓掌道圖以詔之誦訓掌道志以詔之其詳審如是故王者不下堂而知四方也我

朝康熙乾隆間迭命疇人周歷測繪藏之

內府凡理民用兵胥得所據致治之本同符成周圖之爲用不綦重哉粵東去

京師五千餘里一省而防海備邊皆與焉形束壤制尤不可無圖以識之自廣州之南東沿東莞新安帶香港越惠潮而南介南澳以迄於閩西循香山新會新寧掠陽江掖高抱雷而南環瓊州又西北挾廉欽以迄於越南皆水師所有事也港嶼錯雜輪輻如織宜絕其窺伺而極其綢繆自欽州之南溯北崙河而上西盡嘉隆江之源踰阮懷南雲青龍歌馬諸嶺至江口循板興水而西抵峒中

迤西北窮那含水西源以達廣西上思州皆南與越南分界也非我族類實逼處此宜時其鎮撫而修其捍禦內地則自東而北而西若汀漳江贛衡湘梧鬱皆粵肩背之雄也蟠幽宅阻土壤相錯宜聯其護衛而壯其聲援凡此大端按圖可索惟是幅員遼闊奏限孔亟故詳於邊海而腹地少略亦以時事多艱所重尤在乎此也自泰西互市游歷紛來所至輒寫其山川阻隘徑路險夷以去而於海道津要尤再三測記不憚煩勞其處心積慮若此倘非圖之精而說之審可以握控馭之宜乎今重修會典特

諭行省測繪輿圖各疆臣實事求是行見書成奏上

聖天子覽寰宇之體勢法

祖制以復成周之隆將於是乎在東粵一隅庶幾土壤細流之助云爾光緒十八年二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東巡撫

臣劉瑞芬謹序

錄例

輿圖測繪法日益密今之所修皆遵用會典館原頒條式北上南下計里畫方省圖依舊法加具經緯綫每方百里府直隸州廳每方五十里州縣每方十里山川城鎮關隘村堡墟場臺汎案位列繪圖後附說以次遞詳其間損益變通皆有依據

廳圖每方五十里其小者不及一方今皆附入府圖而別爲每方十里圖

廣東舊圖全省則以同治間所修爲最

海道則以近年所纂爲詳此外各縣則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皆稱審核今據爲底本分途測勘惟壤地廣大期限既迫人力亦寡故先其切者要者如廣州近屬及沿海口岸西越邊境皆履行細測證以洋圖真確可憑其餘則參攷諸圖依分率繪入測量之理具見算書然繪地之法算書不載近繹繪地法原行軍測繪測地繪圖諸書均未詳明今約分爲三事曰測量曰縮臨曰摹寫測量者以量底綫測原三角形爲主其次推測各次三角形又其次補測諸三角形內山川道路之曲折遠近縮臨者勘合諸稿縮爲小幅按率比例務得原形摹寫

者先明法理然後形之筆墨庶纖毫曲折印合無差凡此皆集衆所長參用中

西之法

利器備用泰西爲精如測經緯則有紀限儀水銀盤經度鐘大力遠鏡行海洋歷之類測高遠則有經緯儀疊測環紀限儀測向指南鍼較指南偏差儀平水遠鏡高低尺表杆風雨表寒暑表之類量地則有定距尺帶尺鐵鍊平水規簞測正交儀之類繪畫則有分角器直界尺丁字尺平行尺比例尺分微尺展縮尺量規長規分綫規活節規鉛筆鋼筆曲綫板三邊直角板之類擇其要者購之近儒鄒氏伯奇所製指南分率尺分二十四向以步代量凡審方向察遠近記彎曲定準望皆適於用其法尤簡便易行

粵省地勢東西袤長南北稍狹然前襟大海其中島嶼多屬險要故水師每歲例有巡洋東自南澳之東南南澎島西迄防城外海之大洲小洲老鼠山九頭

山

九頭山亦作狗頭山與越南接界素爲洋盜淵藪同治間粵督瑞麟照會越南國會勦據覆下國廣安海分原無九頭山名號已派船往白藤江口按截等語白藤江口以外皆粵界故光緒十二年勘界前督張之洞奏呈圖證其

一二三綫皆包九頭山在內後止辨論陸界於海界尙無明文似宜亟爲畫定俾巡洋者有所遵守

皆粵境也今之海界以瓊南爲斷其外卽爲

七洲洋粵之巡師自此還矣

班孟堅言秦漢之制縣大率方百里今則大小不侔且地形延袤亦別計里析方篇幅每不能容故或截爲三四仍注其上方使分合瞭然管子幼官一明堂而分爲中東西南北本副十圖則圖之分截由來古矣晉裴秀自序域地圖言

今十六州而爲圖乃十八篇意當時亦有裁割於其間也

測緯度易測經度難故

內府地圖及李兆洛胡林翼等圖阮修廣東通志圖同治間繪呈廣東圖與近時各洋圖緯度大同而經度互異蓋儀器有精粗用法有疏密也洋圖歲歲實測所差甚微今據爲底本詳細推勘圖上所記是爲密率

測經度者以經度鐘較諸曜行度差四秒爲一分差四分爲一度易

致差忒不若求緯度者測句陳大星高度及日高弧之準然均有目力差蒙氣差儀器差不能一測不易故覆測之數分秒不符必屢測多次折取中數以銷其差然後可得天之真度并可以驗測地之積差

兩儀之體皆渾圖古人所謂狀如鳥卵猶殼裏黃也

劉洪乾象術引前儒舊說見宋書天文志周髀謂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就其上

半言之義則一也明李之藻所以撰渾蓋通憲

中國在赤道之北故經度北弁南侈自來繪經綫者皆與緯綫

斜交殊失地圓之理新法圖外視圖圓心視圖圓邊視圖諸式緯綫亦非等距惟圖錐包圓球在切球面與割通徑兩間之法經直而緯曲緯度相距皆等經緯相交皆成正角爲率較密今用其法別繪一總圖以肖地形

欽防邊徼中外相錯今之測繪特爲詳密其界一依原勘大臣所定惟會典館